



经世

文收紧

凌一鸣
清 / 苏渊雷纂
编校

上

一篇文章改变一个朝代
一种思想唤醒一辈凡灵

观历朝二十五史
无不惠于此
看交替千位君王
尽皆悟道其间

红旗出版社

经世文鉴

(上)

清/苏渊雷 筹
凌一鸣 编校

红旗出版社

道不在遠 言為世法
實事求是 文章之則

潤雷先生新著

陳布雷謹題



序 |

古人云：文以载道，道至而德生。无道之文，纵辞章华美，格律谨明，法式熟谙，关节妙通，然美则美矣，总难免转为空疏，流于浅薄，此实乃世间腐儒小人之文，平生但知：雕虫笔砚，笑傲风月；舞文论墨，虚誉斯人，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譬如汉代杨雄，以文章称世，而屈身王莽，不免投阁而死；战国赵括，纸上谈兵，无人可及，临阵受任，毁家亡国。顾不明治体，不通政术，与经世致用、兴邦立业之大道，相去甚远。是如此之文章，即使皓首穷经，学贯五车，予己予民，予家予国，亦复何益？

反之，载道之文，落旨致用，字字千金，句句深远，寓意无穷，其出神入化者，有如昔日赵普所称：孔子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管仲一篇《牧民》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终成霸业。而韩非《五蠹篇》务除浮淫之蠹，力图富国强兵，盖为秦王朝第一次统一中国莫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汉武帝用董仲舒的《对贤良策》；唐太宗纳魏征《谏太宗十思十渐疏》；皆立盖世之奇功，更有《贾谊陈政事疏》、《苏轼上神宗皇帝书》、《陈亮中兴五论》、《王守仁拔本塞源论》、《史可法请颁讨贼诏书疏》、《彭玉麟力阻和议片》、《章炳麟讨满州檄》、《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杨昌济西洋立身篇》诸此种种，无不震撼一朝，称誉万代，成为后世仁人志士所

当借鉴必读之文。

是此堪称：

一篇文章改变一个朝代，
一种思想唤醒一辈凡灵。

昔平阳苏渊雷先生，承几代书香之学以经国利民为志，毕其一生，尽搜天下书藏，循览淘金，反复甄录，执简御繁，先立其道，并附以题解，务其篇章组织，自成体系，入选之文，言简意精，特整理史籍之精华，纂《经世文综》一书传世，以醒后人，时称“文胆”的陈布雷先生谨为该书赠词：“道不要远，言为世法，实事求是，文章之则”。然该书因编年日久，版本繁旧，所引典籍，由于刊印时的衍漏，不无舛错，加之年代的局限，原书中少量选文，难免不合时宜。为便于今人阅读，特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本着“去芜添精”的原则，予以重新整理、删补与勘正，并对少量难懂古文，加以译注，又考虑到全书“以史为鉴”的原旨，特在通俗切题的基础上，将原书名中之“综”字换为“鉴”字，是以说明。不当之处，尤恐难免，谅予一旷外山人，沉卷如痴，甘冒攀龙附凤之嫌，重新推出此书，并斗胆为序，尚望天下学友良师不吝赐教。

今全书分六大篇：为政第一、用人第二、兴利第三、治学第四、御敌第五、应变第六，共搜天下奇文珍品 148 篇，正是这部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以其一字千金的价值淘选出来的《经世文鉴》，囊括了中华五千年智慧实学之精髓。

有道是：

观历朝二十五史，无不受益于此，
看交替千位君王，尽皆悟道其间。

凌一鸣

一九九八年春整理于北京客寓

叙 目

凡学皆所以致用，非必别有经世之学也。凡文皆所以载道，非必别有经世之文也。自汉宋末流，或溺于章句，或转为空疏，自炫深博，以邀时宠；坐视宗国渝胥，生民涂炭，而不知所以匡济之，则亦荀卿氏所谓禽犊者耳。虽当承平之世，荣利婴心，一闻政事，略抒论议，又莫不影响疏舛，苛刻躁妄。谈理不公，言事不实，积弊所致，未之或救。于是学者始奋起倡经世之学，为经世之文矣。

庄子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经世二字，始见于此。吾乡宋平子先生广之曰：

“夫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世谓孔门分科以教，惟政事一科，为学经世。呜呼！殆不然欤？宋衡曰：理者经世之的，德行则理学也，孔门莫不学，而颜闵诸氏所得最较深。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言语政事则数学也；孔门莫不学，而宰、冉、言、卜诸氏所得最较深。彼颜闵诸氏，深于经世之理，而于数与文较浅；故不著书，不谈道统，不问国政，彼盖以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无可谈之道统，无可问之国政，著书徒劳，不如其已。枉尺如见南拜跖，寓志如春秋尚书，则又未能，故寂寂然，所谓至悲无声者欤？宰冉诸氏，深于经世之数，而于理与文较浅；故弗能忍，而汲

汲焉欲试其言语政事之长。言卜诸氏，深于经世之文，而于理与数较浅；故小大毕识，孜孜穷志，功反在颜闵诸氏之上。然则四科何一非经世之学也欤？……刘汉以后，训诂词章争据孔门之文学；李唐以后，治训诂词章而不若人之徒，或乃悍然自居于孔门之德行，以傲朋俦，于是纵横家遂敢妄附孔门之言语，法家遂敢妄附孔门之政事，而孔门经世之三学，于是乎几绝矣”。（宋衡经世报叙）

此论经世三学，及其相互关系详矣。若固执经世一宗，以与训诂词章，争持牛耳，较一日之短长者，则昧于经世之旨矣。

经世之学，前有永嘉，后有颜李，皆内圣外王，切问近思之学，莫不以经国利民为志。宋氏又曰：

“永嘉故学，志在三代。今取士功令，去唐宋尚远，提倡实学，视薛郑陈叶时，难殆万倍。……浙学故重史，而永嘉为最。盖自安史大乱，迄于五季，中原陆沉，学士南奔。于是长安洛阳文献之传，渐移于吴蜀。钱氏虽不科举，而亦设崇儒院；及赵氏攻克金陵成都，文献之传复移于汴，而浙独以纳士，依然全盛。及宋南徙，汴中文献之传，遂移于浙。故南宋浙学，虽分数派，然皆根据文献之传，绝异于闽学之虚矫；而永嘉诸先生，尤能上下古今，自抒伟论，故当其时，浙学诸派，皆为闽党所攻，而永嘉被攻尤甚。自元灭金宋，悉废诸科，专尊闽学，然其下临安也，以吕文焕之请，焚杀之度大灭，非若昔之萧条万里，人烟几绝。故数千年文献之传，仍恃吾浙”。（宋衡外舅孙止庵学行略述）

浙学重史，而永嘉为最。姚江虽轻史，亦贵事上磨炼，厥后梨洲崛起浙东，数传而至章实斋，乃集浙东学派之大成，所谓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也。清季瑞安孙

氏渠田琴西兄弟，提倡薛郑陈叶之学，校刻永嘉丛书，浙学渐兴；宋氏复从而和之，一时如陈介石辈，咸以文史之学鸣于时，讲学南北，所成就为多。于是世人始复知有永嘉之学矣。

颜李上规周礼，抑亦永嘉之遗风。习斋尝谓：若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业。（年谱与张文升语）其经世之志，实学、实习、实用之精神，足见一斑。此与永嘉，虽同重功利，要在匡君宥民，扶危济难，非若法家之壹于忘功近名，以首级论赏，以酷烈树威，肥己而瘦天下，万大为柔一力强者也。

世称诸葛公论治主法家，虽时势所趋，亦有不尽然者。汉承秦敝，与民更始，法三章而天下定，其后文景之世，杂用黄老，与民无竞，而国以富强。汉季鼎沸，曹操以权臣当国，杂谲诡之术，无复东京气节之尚。华歆贾翊辈出，政治之德操扫地矣。武侯虽参用法家，然通于经术，一归治平。王通曰：武侯不死，礼乐其有兴乎，殆知之深者欤？陈寿称其治蜀，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诗曰：为民不利，如云不克。彼法家之政事，非治民也；将攻克民也。夫以克民为经世之学，则有悖孔氏修己安人之教，斯又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得不先为之辩正者也。

下选六章，大抵所谓入史之文，代不数人，人不数篇者也。居官作吏，固宜奉为圭臬；即我国民，亦应人手一编，不时省览，可以知国计民生之大原，古今政俗之得失矣。王生有言，为政不在多言，顾在力行何如耳！九泉有知，视予兹编，未知何言；傥亦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者欤？

辛巳年七月平阳苏渊雷叙于巴之南泉

目 录

—— 上 册 ——

“为政” 第一

为政有本，本立道生。孔言德治，譬众星之拱北辰，孟倡仁政，治天下若运诸掌。老贵无为，庄曰在宥，墨家称神禹，荀卿法后王。管子牧民，首重四维；韩非治国，先去五蠹。董生天人三策，明道而正谊；贾傅政事一疏，长治以久安。魏征十渐，仲淹十事，苏轼万言，陈亮五论，综核治体，皆有特识。近如孙中山早岁之上书，章氏检论之通法，扬榷今古，期于至善，抑又宁固根抵革易时弊者矣。

论语为政各章节录.....	2
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15
老子节录	19

庄子节录	24
礼记礼运大同小康章	29
大学节录	31
中庸哀公问政章	32
墨子兼爱篇	35
管子牧民篇	38
荀子富国篇	41
韩非五蠹篇	49
吕氏春秋贵公篇	58
董仲舒对贤良策三首	61
贾谊陈政事疏	74
说苑政理十六则	85
盐铁论本议篇	90
潜夫论务本篇	95
诸葛亮前出师表	98
魏征论时政疏二首	101
贞观政要论君道三则	107
贞观政要论政体八则	110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	116
苏轼上神宗皇帝书	128
陈亮中兴五论	142
陈傅良吏部员外郎初对札子三首	153
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157
明夷待访录原臣篇	160
宋论论恭宗端宗详兴帝首节	163
孙嘉淦三习一弊疏	166

曾国藩应诏陈言折	169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	175
检论通法篇	189

“用人”第二

吏治以得人为先，守土以安民为本。贤良方正，孝弟力田，题目不同，选贤则一。东京以来，竞尚州评，清议舆论，一时称盛。自魏武下令，“人惟才举”，而气节薄，晋立九品，尊重门阀，而下达难，科举制兴，人才始陋，鬻科卖爵，不堪问矣。

自来善政，尚德缓刑。汉有废刑之议，唐有纵囚之事，虽同异殊科，亦千古之美谈也。善哉史迁之序酷吏，班固之尚循良，范晔之传党锢，干宝之论晋纪，闻识孤怀，寄慨百世。至曹丕记赵公救灾之法，朱子述金华社仓之制，阳明乡约之遗规，文忠禁烟之法令：皆效美于当时，德被于万代，今日从政之士，所当借镜者也。

荀子礼论篇	196
潜夫论考绩篇	204
二十二史札记三老孝悌力田篇	207
二十二史札记九品中正篇	209
日知录吏胥篇	213
日知录法制篇	216
日知录选补篇	218

日知录铨选之害篇	223
日知录人材篇	229
日知录保举篇	231
日知录清议篇	234
汉文帝除肉刑诏	237
欧阳修纵囚论	239
史记酷吏列传序附论	241
汉书循吏传	244
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253
晋纪总论	257
二十二史札记宋初严惩赃吏	263
二十二史札记明乡官虐民之害	266
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	269
朱熹婺州金华社仓记	272
王守仁南赣乡约	275
王守仁申谕十家牌法	280
林则徐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	283
卑议民瘼篇	289

“兴利”第三

古有恒言，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是以洪范八政，以食为首，孔子言治，足食足兵。李悝尽地力，商君急农战。孟子谓仁政必自经界始，醉心井田之制，为后世论者所宗焉。汉时兼并日甚，民不聊生，于是晁错论贵粟，仲舒主限田。巨君变法，首颁王田

之令；北魏李文，因李安世之请，始下均田之诏，并田差法乃得实现。自安史之乱，版籍失实，均田制度既坏，而与之相辅之租庸调法，复多窒疑，于是杨炎始创两税法。以亩定税，饮以夏秋，盖已革除按户征租，高荫免课之弊；而陆贽深非之，郑樵马端临等，各有从违。宋行青苗、免役、方田诸法，亦利弊互见。孙中山晚出，倡平均地权之策，则又拔本塞源，可以一劳永逸者也。至河渠水利之兴，亦地政之大端，因以附焉。

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	299
管子乘马篇阴阳章	302
商君书农战	304
史记平准书	308
汉书食货志节录	319
晁错论贵粟疏	325
董仲舒限民名田奏	328
新莽制王田令	330
李安世请均田疏	332
魏书孝文帝太和九年诏	334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乙丑诏	336
新唐书杨炎传节录	339
陆贽奏请改革财政之害六事录一	343
通志食货略赋税条节录	350
文献通考卷三节录	352
朱熹开阡陌辨	356

孙中山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	359
贾让治河议	369
曾巩序越州鉴湖图	372
日知录水利篇	377
日知录河渠篇	380

—— 下 册 ——

“治学”第四

政学相须，則知类通达。修齐治平，实始乎格致。庠序之制，昔人备矣，礼有学记，苟标劝学，烽帐之风，河汾之化，经师人师，代不乏人。昌黎有解惑传道之师说，安定立经义治事之学制。鹿洞成规，鹅湖论难，横渠两铭，阳明三字。莫不砭俗订顽，蔚为风气；实学人之鹄的，亦教化之鸿基。挽近科举废除，学制兴革，尤多宏议，足示周行。

礼记学记	388
荀子劝学篇	392
颜氏家训勉学篇节录	396

韩愈师说	400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节录	403
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	406
张载西铭东铭	409
朱熹白鹿书院学规	411
陆九渊白鹿书院讲义	413
真德秀大学衍义序	416
王守仁拔本塞源论	419
日知录历代风俗篇	423
日知录名教篇	430
日知录廉耻篇	434
颜元学辨	437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444
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447
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	451
李瑞棻请推广学校疏	457
严复论八股存亡之关系	463
蔡元培新教育意见	467
杨昌济西洋立身篇	477

“御敌”第五

春秋大防，无过夷夏。王道安氏，霸道保族。孔
兴微管之叹，孟发羞霸之论，立义本殊，未可一概。
蛮夷猾夏，常为世患。攻守异势，和戎异议，欲求致
胜，首责筹边。若荀子议兵，晁错上书，赵充国之议

屯田，张骞班超之远略，皆卓立千古。唐有陆贽守备之状，宋有李纲中兴之策，水心一札，阳明一疏，莫不详明扼要，切合时势。下至鴉片兴役，法越构兵，李鸿章和议之是非，刘永福奋斗之始末，梁启超欧战之史评，凡斯數者，皆有关历史之趋势，实系吾族之命运，察往彰來，未可忽譖。若乃田畴之躬耕蓟北，延平之經營海疆，聚众生財，复仇雪耻，其风烈尤足以垂百世矣。

孙子节录.....	515
荀子议兵篇.....	518
晁错言军事书.....	526
赵充国屯田奏三首.....	529
汉书西域传赞.....	533
汉书张骞传.....	535
后汉书班超传.....	541
三国魏志田畴传.....	550
陆贽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555
李纲请立志以成中兴疏.....	566
李纲答诏问攻战守备措置缓怀之方.....	569
叶适上孝宗皇帝札子.....	572
王守仁陈言边务疏.....	579
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倭乱系论.....	586
史可法请颁讨贼诏书疏.....	589
郑成功收复台湾记.....	592
林则徐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	598

左宗棠应诏统筹新疆全局疏.....	601
刘永福谕黑旗将士檄.....	604
彭玉麟力阻和议片.....	608
李鸿章奏报马关和约签订经过折.....	611
唐景崧台湾守土抗日布告.....	614
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导言.....	617
读史方舆纪要总序.....	623
江南方舆纪要序.....	627
四川方舆纪要序.....	631
直隶方舆纪要序.....	635
陝西方舆纪要序.....	639

“应变”第六

穷变通久，损益因时，变法之义，由来尚矣。夏忠殷质，郁郁周文，盛业日新，何常之有？姬嬴之际，社会大变，鞅斯乘之而霸秦；西汉末年，巨君有作，法令彰而实效虚，天下乱矣。至宋而荆公当国，倡新法以图富强。新旧党争，毁誉参半而厥功半鲜。清季洪杨起义，戊戌政变，时机所制，未显弘谋。至孙中山截断众流，昌言革命，辛亥功成，而民主之局辟矣。历代变法，莫不以兴利剔弊，匡君宥民为依归，而卒鲜功效者，岂非以百姓易与乐成，难与虑始故耶？然主之者驟，挽之者力，内外未孚，新旧不协，要亦一因。易曰：泽中有火，革。庄生亦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变革之际，天人之故，亦难言